

## N 南腔北调 anqiangbeidiao

# □德是最佳名片

□刘世河

看一档电视相亲节目，最后一个环节是女嘉宾向三位给她留灯的男嘉宾提一个问题，依次回答后，再决定选谁牵手。女嘉宾的问题是：“请三位男嘉宾简单描述一下自己的前女友。”

首先发言的是个眼镜男，他林林总总地说了一大堆，基本都是指责前女友如何势利、不懂事；第二个倒是没怎么说前女友的不是，却说了许多前女友如何黏他的细节，让他不胜其烦；轮到第三个男嘉宾时，他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，之所以未成正果，是因为我们不适合。”

听完他们的回答，女嘉宾直接上去牵了第三个男嘉宾的手。

随后，主持人委婉地问她原因，她说：“从小我父亲

就对我说，认识一个人，口德是他最好的名片，因为那是人品的窗口。两位男嘉宾都很优秀，但一个把前任说得一无是处，一个则不惜借贬低对方来标榜自己的所谓魅力，我想，即便果真如此，也应该口下留情，最起码是对女性的一种尊重。而这位男嘉宾的回答，我很满意，所以我决定牵他。”

好友大强一年前跟老婆办了离婚手续，原因是老婆红杏出墙。大强虽气愤不已，但并未吵闹，也没做徒劳的挽留，而是心平气和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。

有一回我们俩一起喝茶，聊到这件事时，对让他饱尝“绿帽”之辱的前妻，大强居然没有一句责骂。他说：“夫妻本是素昧平生，因缘而走到一起，缘在时当好好珍惜，缘已尽又何须再恶



语相加！再说，你把她说得那么不堪，其实也是在间接地侮辱自己，因为你毕竟和她同床共枕过那么长的日子，她那么黑，你自己也白不到哪儿去。”

缘尽不出恶语，大强的做法让我肃然起敬。其实他的这种口德，不光在离婚这件事上，平日里闲聊，也从未听他背后嚼过谁的舌根。

可是芸芸众生里，不讲口德者也不乏其人。我以前有个同事老张，虽已是知天命之年，却极无口德。尤其对别人家的家丑隐私兴致颇浓，且极爱传播。那年王工程师的女儿不顾家人反对，执意嫁给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而且还是个刑满释放者。老张就对王工程师

义正词严地说：“你这父亲怎么当的？要是换我，你看我不打断她的腿，后半辈子我养着她，也不能让她嫁给这种人，丢人现眼！”

说来巧了，几个月后，老张的大女儿突然离了婚。原因居然是妹妹暗度陈仓悄无声息上了姐夫的床。自此，老张像霜打的茄子——蔫了，不久就提前办了内退。

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的：“常往井里吐口水的人，必定喝到井里的水。”你老是喜欢笑话别人，回头却发现自已也成了笑话。历史上，郑板桥就深谙“口舌生是非”之道，他曾经说过：“从口无语却无忧，是非只为多开口。”祸从口出的案例，自古不乏。

## M 名家名句 mingjiamingju

### 艺术不是手艺

□林森·辑

那时，我们还太年轻，还不知道内心的记忆会把不好的东西抹掉，而把好的东西更加美化，正是因为这种功能，我们才对过去记忆犹新。

——马尔克斯

年轻时，我会向众生索要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的：友谊长存，热情不减。如今，我明白只能要求对方能力范围之内的：陪伴就好，不用说话。

——加缪

“庄子梦虎，梦中他成了一头老虎”，这样的比喻就没有什幺寓意可言了。蝴蝶有种优雅、稍纵即逝的特质。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场梦，那么用来暗示的最佳比喻就是蝴蝶。

——博尔赫斯

艺术不是手艺，它是艺术家体验到的感情的传递。

——托尔斯泰

生活是那么的强大，它时常在悲伤里剪辑出欢乐来。

——余华

我为我喜爱的东西大费周章，所以我才能快乐如斯。

——海明威



## J 精粹短文 jingcuiduanwen

### 追马与种草

□东山银杏

在网上看到一段话：不要去追一匹马，用追马的时间种草，待到春暖花开时，就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；不要去刻意巴结一个人，用暂时没有朋友的时间，去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待到时机成熟时，就会有一批朋友与你同行。

生活中，急于求成的例子很多，但事与愿违的情况时有发生。譬如初涉职场的人总希望得到提拔重用，将注意力和心思用在讨好领导上；从事科研的人希望能找到捷径一举成名，等等。这些偏离航向的努力，即使偶有收获，也会得不偿失。

希望是动力，没有什么不好，但必须走在正确的路径上。形象的比喻就像追马与种草，种草就是打基础。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；基础打好，根深叶茂。

## F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

### 长安何处在，只在马蹄下

□何传力

在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周瑜有句经典台词：“人生之艰难，就像那不息之长河，虽有东去大海之志，但行程缓慢，路程艰难。”其实，无论任何事，前途总是光明的，但道路一定是曲折的。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少年得志，哪有那么多天才，绝大部分人还是普通的凡人，坚持才有可能成功，不坚持一定没可能。

“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，事虽难，做则必成。”从小学开始，我就喜欢文学，那时候的写作处于懵懂状态。但我比较幸运的是，我小学、初中与高中的语文老师，总表扬我的作文写得好。尤其是初中语文老师郝老师，每次试卷一发下来，她总指着我的作文说，“我相信你，

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。”这是郝老师在中学时代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，一开始我是不信的，后来听得多了，不知道在哪一天我突然就相信了。

果然同样的话说得多了，确实有魔力，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可以，于是乎初中时就有了向杂志投稿的想法，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。高中时，校园比较流行的杂志是《意林》《读者》等，我开始跃跃欲试。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写好装进信封，按照杂志上的地址邮寄过去。



但时间一天天、一月月过去，我投的稿子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突然有一天，同桌看到我往信封上写地址，随口说了句，“现在谁还写信呀。”我瞬间恍然大悟。

翻开杂志，看到杂志的投稿信箱。当时家里条件不允许，我没有电脑和手机，便从生活费里“挤”出两块钱，去学校附近的网吧上网。那是我第一次进网吧，感觉里面的环境与我格格不入，我不知所措地交了钱，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，拿着我手写的稿子比对着敲打键

盘，录完后输入邮箱发出去。当然一次回复也没收到过，不知道花了多少个两块钱，多少次石沉大海，然后再接着写，接着投稿……

直到后来参了军，我的视野更加开阔，在部队《解放军报》《政治指导员》发表了一些作品，那时候也是我第一次在官方报刊发表作品。有了第一次后，更增强了我的信心。退伍回到地方后，再往地方报刊投稿，陆陆续续也会退稿，当然也会刊发。我知道，这条路不可能一直平坦，其他路也是这样。但因为热爱，所以我一直坚持。

要问长安何处，在，立足当下，唯有坚持、热爱和奋斗，就能离绽放的长安之花愈发接近。